

历史热点追踪

警惕新法西斯

● 冯建军 著



莫等闲死灰复燃
岂能容灾祸再兴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冯建军 著

警惕新法西斯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警惕新法西斯

● 冯建军 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0872/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惕新法西斯/冯建军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5

(战后热点追踪)

ISBN 7-5033-0681-5

I. 警… II. 冯… III. 报告文学-中国 IV. I 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170千字 印数:1—11,000

定价:11.00元(膜)

引言

1. 在这里你面对的是一个令人类尴尬的事实：当人类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游魂在世界的许多角落正向人类提出挑战——反法西斯战争真的胜利了吗？50 年前，墨索里尼被游击战士击碎了脑壳，希特勒在把仇恨子弹射向人类文明之后把最后一颗留给了自己的头颅，日本天皇在目睹了“忠勇”的武士剖腹自杀后干脆向全世界竖起了白旗，这一切都不容置疑地宣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然而，法西斯主义真的同那面沾满鲜血的卐字旗被一同烧毁在柏林帝国大厦的废墟上了吗？

2. 思想的力量往往出人意料的强大和持久。它或如暗夜里的一道闪电，给蒙昧中的人们以奋然前行的力量和勇气，或如荒原上的一个恶魔，把迷茫中的人们引向毁灭的深渊。世纪初页兴起于意大利，鼎盛于德国，回响于日本的一种名叫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曾给人类带来过一丝激动，在 30

年代战乱频仍的中国，不是就有人寄望于“法西斯蒂”能拯民于水火之中吗？事实是残酷的。它旋即把人类拖入血与火的战争旋涡。从欧洲到亚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法西斯主义燃起的战争烈焰炽烧着人类生息繁衍的小小星球。当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将这场空前惨烈的战火扑灭时，法西斯主义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断壁残垣之外，还有累累的尸体，中国 3500 万，苏联 2600 万，波兰 600 万，犹太人 600 万……

3. 把法西斯主义称为一种思想体系，倒不如称之为“思想大杂烩”更为确切。凭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哲学功底和理论素养，他们不可能创建成体系的思想。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军国主义、专制与独裁、暴力与恐怖……一切能够为“我”所用者，他们都从不拒绝，甚至包括所谓的“社会主义”。在意大利，它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在日本被称作法西斯军国主义，尽管三者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他们在本质上却是大同小异、殊途同归的。就是这种“大杂烩”的“主义”竟使千万人为之疯狂，竟使人类几遭灭顶之灾。它在多大程度上延缓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无法估量的。就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它在人类肌体上留下的创伤仍然没有也难以愈合。

4. 法西斯这只魔鬼被放出来后，没有人能把它再原封不动地装回那只瓶子里去。人类可以打败它，也的确打败了它，却从没能彻底消灭它。

事实上，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不久，在西方便出现了一个“黑色国际”。它是由战后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

美国等 60 多个国家的新法西斯组织联合而成的。“黑色国际”于 1972 年和 1976 年在德国慕尼黑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先后举行过两次规模盛大的会议，数十个国家的上百名代表与会，共商东山再起的大计。

5. 新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几乎不用解释的概念，那些秉承法西斯主义衣钵，试图再现法西斯的“辉煌”的狂徒们给自己挑选这枚标签的时候，就在用行动向世人展示新法西斯的本质，如果人们称之为“新纳粹”或“极右翼”那也只是想更明确地界定它的承袭关系而已。

6. 如果说用“熊熊的烈焰”来形容新法西斯主义还有些夸张的话，那么说它是“地下涌动不息的烟火”则不足以反映其活动之猖狂与来势之猛烈。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孙女作为民选的议员正试图重新坐在她祖父曾经坐过的那张“令人骄傲”的议席上，而菲尼，一位墨索里尼的崇拜者，率领他的“后法西斯”政党已登堂入室，在政府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德国，吕贝克犹太人教堂又燃起了熊熊大火，使犹太人恍惚觉得又回到了 30 年代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而火光中映出的新纳粹分子的狰狞和那些旁观者的麻木甚至幸灾乐祸也正强化着人们的一种猜测：纳粹主义将死灰复燃；

在日本，靖国神社里东条英机的灵位前参拜者不绝如缕，其中既有议员，也有内阁大臣，甚至还有内阁总理；战争纪念馆里展出的不是侵略者的罪行而是“圣战”殉难者的战靴；

在当年反法西斯的“堡垒”，和当今“自由民主”的“典

范”——美国，新纳粹分子开设的电视台正在享受传播纳粹思想的“自由”，而极右的民兵组织则用两吨炸药创造了一项“美国之最”——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恐怖犯罪事件，事实上也是一项“世界之最”——全世界新法西斯分子制造的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破坏事件；

当然还有俄罗斯的“狂人”日里诺夫斯基在跃跃欲试，准备恢复“伟大的俄罗斯帝国”。还有英国、法国、东欧、南美……

7.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这句不断被误解又不断被引用的名言或许能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今世界的新法西斯现象。新法西斯主义能如不死鸟一般在法西斯的墓穴中重生显然在警告世人，当今世界正为其存在提供“合理的”土壤。

“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是希特勒的一句名言，这位操纵大众心理的“天才”显然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惊恐之中的人最容易被非理性俘获。贫困、失业、对前途的失望与迷盲及种种世纪末的情绪很容易使人相信法西斯主义以极端的方式创造出奇迹，至少它能使人的情绪得以暂时的渲泄。

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是人类思想中极难剔除的痼疾，这只要看看周围的世界，有多少战火是由民族主义而生，有多少不睦是因种族主义而起就足够了。它们正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最佳温床，这对希特勒和希特勒的子孙们都是一样。把大众的仇恨与怒火导引到某一民族或种族身上往往是最有效的政治鼓动手段。

自由与民主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但当法西斯主义以自由

与民主为敌时，人类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自由与民主的制度是否已经完备？譬如，反民主的势力在享用民主的权利时，反自由的势力在自由的环境中不受阻碍地膨胀时，人们应如何面对这一双悖论？

8.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法西斯给人类历史涂抹的最黑暗的一页应该是人类世界永记的教训。歪曲或遗忘历史便是新法西斯“再度辉煌”的契机，也便是人类另一次灾难的开端。

9. 当人类文明即将跨越新世纪的门槛时，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同样也不能无视严酷的现实：象征生命价值与尊严的和平鸽在展翅翱翔，新法西斯主义始终是瞄向她的一只黑洞洞的枪口。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德意志的悲哀	(1)
第一节 德国人怎么了?	(1)
第二节 纳粹余孽复生	(4)
第三节 谎言:纳粹史的修正学派	(8)
第四节 新纳粹崛起	(12)
第五节 为希特勒招魂	(20)
第六节 排外与反犹	(28)
第七节 “你已在射程之内”	(35)
第八节 打入新纳粹巢穴	(41)
第二章 意大利的法西斯游魂	(49)
第一节 新法西斯在混乱中勃兴	(51)
第二节 新法西斯的轨迹	(57)
第三节 新法西斯在干什么?	(65)

第四节	墨氏孙女粉墨登场	(69)
第五节	新法西斯滋生的沃壤	(72)
1	奇妙的社会时尚	(73)
2	“比萨斜塔”效应	(74)
3	政治毒瘤——腐败	(77)
4	恐怖的阴云	(82)
5	嗜血的红色旅	(86)
6	墨索里尼的游魂	(90)
第三章	星条旗下的罪恶	(94)
第一节	新纳粹遍布美利坚	(95)
第二节	新纳粹走进银屏	(101)
第三节	杜克现象	(107)
第四节	自由的变种	(114)
第五节	悲剧降临	(118)
第四章	俄罗斯狂人	(131)
第一节	历史与现实的叠影	(132)
第二节	骇人的世界地图	(135)
第三节	政坛上的黑马	(142)
第四节	不幸与不凡的身世	(145)
第五节	手持“万灵药”的政客	(152)
1	热衷于树立个人权威	(153)
2	高超的宣传鼓动书	(154)

3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157)
第六节	不受欢迎的国际活动家	(159)
第七节	谁之过?	(165)
第五章	花样翻新的新纳粹	(170)
第一节	新纳粹摇滚	(171)
第二节	绿茵场上的新纳粹	(175)
第三节	科技与宗教合生的怪胎	(180)
第六章	日本向何处去?	(202)
第一节	靖国神社的迷雾	(203)
第二节	教科书风波	(208)
第三节	罪与罚的逻辑	(223)
第四节	“战”与“不战”	(230)
第五节	右翼的背后	(240)

第一章

德意志的悲哀

第一节 德国人怎么了？

1992年，美国总统府白宫。德国新任驻美大使拜会布什总统。双方握手致意后，布什总统的第一句话竟是：“你们那里到底怎么啦？”

是啊，德国到底怎么啦？大使先生心里十分清楚，布什指的是近年在德国愈演愈烈的极右势力及新纳粹组织种种令人发指的活动。刚刚发生在国内的暴力排外活动在大使脑中一幕幕闪过：

1992年8月22日，数百名暴徒聚集到德国东部海港城市罗斯托克郊区，连续袭击外国难民营。暴徒们焚烧汽车，向难民营投掷石块、燃烧瓶。难民营顿时火光冲天。在“德国是德国人的，外国人滚出去”的口号声中，围观的当地居民从千余人迅速增至

数千人，不少人为暴徒的行径鼓掌叫好，跟着一起喊“外国人滚出去”等排外口号。600多名警察和边防军动用了高压水枪、催泪瓦斯，才将事态暂时平息。此后，骚乱愈演愈烈，规模越来越大，至26日凌晨，闹事者增至1000多人，警方也增加到1600人，29日夜骚乱扩大到15个地区。在连续几夜的冲突中，共有250多人（其中警察183名）受伤，财产损失超过百万马克，约400名骚乱分子被逮捕。

1992年9月上旬，右翼暴徒的排外浪潮再次席卷德国东部广大地区和西部一些地区，许多难民营遭到袭击，有的难民营被烧毁。在西部石荷州的莱茵贝克市，有人在一家汽车商店的墙上涂满排外标语和纳粹标记，并烧毁13辆汽车，造成的财产损失达40万马克。

1992年9月25日夜，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犹太人纪念馆在烈焰中被焚。该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当年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一座人间地狱，在1936—1945年期间，曾囚禁过20多万犹太人，其中致死13万多人。焚烧这座记载着希特勒罪恶的纪念馆，只是新纳粹分子为希特勒招魂的一个即兴作品而已。

1992年11月23日，德国极右翼分子又在北部小镇默尔恩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排外纵火案，大火烧死了一位年仅10岁的土耳其小女孩和她的祖母、姑姑，另有8人被烧伤。纵火者点燃房子后，打电话给消防队，“木勒街和拉真街口的房子烧了！希特勒万岁！”

大使先生为新纳粹的暴行而气愤，为他们竟是自己的同胞而羞愧。

坐在对面的总统先生似乎想得更多一些。这位当年作为美国空军的飞行员亲身参加了反法西斯战斗的老兵、现在的美国总统，不会忘记 11 月 9 日这个对德国来说意义深远的纪念日。

1923 年 11 月 9 日，是一个令世人没齿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为了支持希特勒在前一天所发动的“啤酒馆暴动”，军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总体战理论的创始人鲁登道夫组织了一次闹剧般的游行。虽然这次游行在巴伐利亚警察局的镇压下一哄而散，但是 10 年以后希特勒夺取了德国的政权，并且将欧洲推进了一个无比黑暗的深渊。

1938 年 11 月 9 日，身穿褐色制服、臂带法西斯袖章的纳粹暴徒纵火烧毁了柏林当时 29 座犹太教堂中的大多数，砸毁和抢劫了几乎所有犹太人开的商店。第二天一早，受了一夜惊吓的柏林市民出门首先看见的是满地的玻璃碎片。从此，在德语词汇中就有了一个无论是岁月还是笔墨都不能抹掉的单词——Kristallnacht(玻璃之夜)。

1989 年 11 月 9 日，象征着德国分裂的柏林墙轰然倒塌，自此，东、西德以出人预料的速度迅速走向统一。这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统一。前两次则是由“铁血宰相”俾斯麦和“战争狂人”希特勒完成的。而他们所建立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又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

1992 年 11 月 9 日夜，德国各地的新纳粹暴徒纷纷走上街头，他们或身穿党卫军制服，或佩带法西斯袖章；有的呼喊“希特勒万岁”、“外国人滚出去”的口号，有的散发反犹排外、

纪念纳粹德国的宣传品。而此前，在柏林，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则在一次意在号召人们反对极右势力的集会上遭到围攻。讲话还没结束，听众中鸡蛋与石子雨点般抛向总统，这石头部分来自极右分子，部分则来自那些认为政府的政策鼓励了右翼暴力而表示愤慨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听众与警察一场混战……

有了历史与现实的铺垫，总统先生的问话便不再显得唐突。站在历史与现实织就的幕布前，不仅仅是政治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思考这一并不轻松的问题。

第二节 纳粹余孽复生

1945年4月30日，当盟军的炸弹在纳粹总理府的院子炸响的时候，希特勒在地下室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纳粹的另一魔王戈培尔则效法“领袖”的榜样，在毒死了自己的6个儿子后，开枪自杀。不出几天，希特勒的接班人海军上将邓尼茨被盟军拘捕。纳粹时代结束了。

导致600万犹太人无端丧生的纳粹时代结束了！

导致上千万人在炮火中丧生的纳粹时代结束了！

把整个欧洲推向死亡边缘的纳粹时代结束了！

整个文明世界欢欣鼓舞。被压迫和被折磨的人们从废墟的角落里走出来，沐浴着解放和自由的阳光。欢庆胜利的人们无不从心底默默祷告，让罪恶深重的纳粹主义成为永远的过去吧！

然而，清除纳粹余孽和纳粹主义思想却远比审判纳粹战犯和烧毁纳粹旗帜要困难得多。希特勒就曾预言，“我如垮台，将拉着全世界一起沉沦。”

世界没有同希特勒一同沉沦，然而，纳粹主义也没有同希特勒一起灰飞烟灭。非纳粹化运动在德国遇到重重阻力。

摇摆不定的非纳粹化政策

从战争的最后几年起，在如何消除德国的纳粹主义毒素和防止原纳粹分子在战后德国重新获得权力和影响方面就出现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雅尔塔和波茨坦宣言曾宣布非纳粹化是同盟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在面临贯彻执行非纳粹化政策的任务时，盟军军事管制机构的官员们却遇到了原先所没有预见到的巨大困难。非纳粹化的尝试明显地揭示出希特勒德国已多么严重的“纳粹化”。这不仅仅是一个清除曾经控制德国政府的几千个头目的简单问题。非纳粹化的工作如果要严格地按照雅尔塔和波茨坦宣言宣布的原则和目标来进行，那将涉及千百万人民。单就涉及的人数来说，这项任务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如果再了解到，在希特勒统治的12年中，德国所有行政、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方面的、甚至不太重要的全部职位都是由纳粹党或党的附属组织的成员充任，所有担任这些职位的人为了保住职位都已被迫参加党的组织；新训练出的年轻工作人员全都是受的纳粹学校教育和思想灌输；大部分有能力的反纳粹技术人员不是已移居国外，在集中营或前线死亡，就是由于多年闲散和迫害而失去了工作能力，那么，我们就不